

经典珍藏版

怎样做社会研究

费孝通 著



费孝通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怎样做社会研究

费孝通



费孝通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怎样做社会研究:经典珍藏版/费孝通著;刘豪兴编.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3
ISBN 978-7-208-11819-5

I. ①怎… II. ①费…②刘… III. ①社会调查
IV. ①C9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4089号

责任编辑 毛志辉
封面设计 王小阳

怎样做社会研究(经典珍藏版)

费孝通 著 刘豪兴 编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41 插页 8 字数 561,000

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819-5/C·4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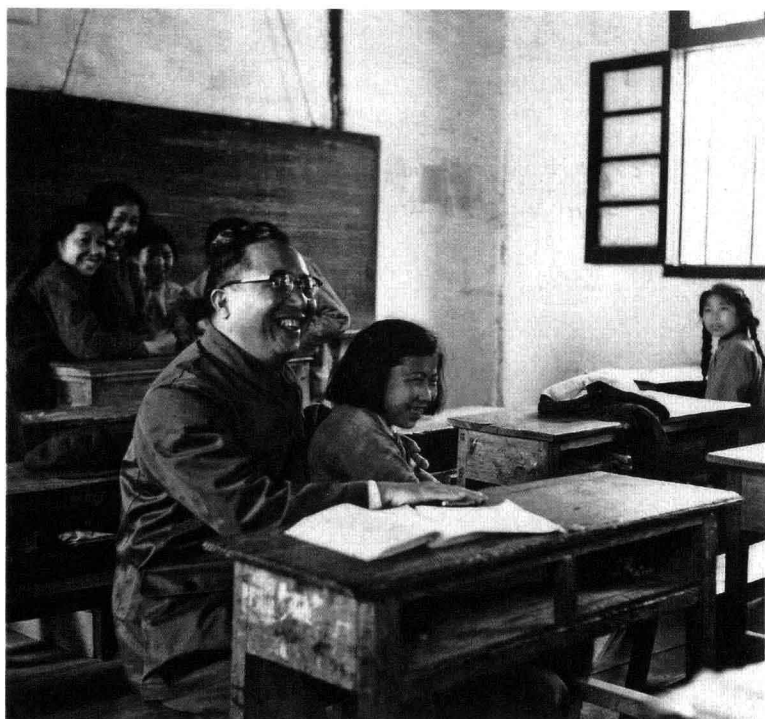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95.00元



费孝通（1910—2005）



1957年4月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一起重访阔别了21年的江村(开弦弓村)。费孝通他们和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,经过20天的紧张工作,查明了开弦弓村20年来的经济发展状况。费孝通认为:农村合作化以来村里的粮食比解放前增产了60%,但是乡亲们手里的现钱却减少了,是什么原因呢?问题出在“副业”上。为此他在《重访江村》一文中,又提出了早年他所提倡的在农村发展“乡土工业”的主张。这一组图片展现了当时费孝通抵达江村后和乡亲们一起讨论、研究时的情景。





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，费孝通出任所长。图为费孝通与社会学工作者一起合影。



1996年4月，费孝通第19次访问江村，图为在丝织厂考察生产和产品质量。



费孝通每年都要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，到全国各地做实地调查研究，这是他乘车出行途中，在列车上凭窗远眺的情景。

社会发展与社会学*

(代序)

听说北大新办了一个教授俱乐部，这是一个新的组织，教授之间可以在此互相接触，搞一个学术性的俱乐部，创一个新制度出来。我很赞成这个事情，也自愿来参加这个聚会。现在思想上的交流，实在太少了。学术的发展，北大的风气要提高一步，这个俱乐部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。今天我讲什么好呢，就讲讲社会学吧。我是60多年前进入这个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的，隔了一个甲子，能和同志们一起讲讲社会学，我很高兴，题目就叫《社会学与社会发展》。这个题目有两种讲法：一种是从社会学出发来讲对于社会发展可以做出什么贡献，做些什么事。今天我想反过来，讲讲《社会发展与社会学》，就是讲社会学怎么从社会发展中吸取养料来发展自己这个学科。我就讲我自己，用自己做标本，看我是如何从社会发展里边来构筑我的学术工作，在当前的激烈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中间，来发展我的思想。

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，我们开始重建社会学。这是我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。正逢公社制度结束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集体主义的公社制度。当时我们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需要走新的路子。这就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开始。这是一个大转变。小平同志出了个主意，要恢复社会学，在学校恢复社会学，要教师，要教材。当时我想，教师可以从全国各大学的文科教员里抽调出来加工。所以我们办了几个短期学习班，请了美国和香港地区的学者来讲他们是如何搞社会学的；教材呢，就结合中国的实际自己来编。这是80年代重建社会学开始时的情况。

* 本文是作者1996年12月6日在北京大学教授俱乐部聚会时的讲话。

说起来，我们过去的社会学并没有结合中国实际。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，才有一个外国教授 Robert Park 来讲学，这是 1933 年。他说，社会学的资料在哪里呢，是在人的生活本身。每个人都在社会里边生活，没有一刻能离开它。他这一点提醒了我：社会学不能只在书本里去找资料，那是第二手材料，而是要同自然科学一样，直接观察自己的研究对象。他说你们要下到“人”里边去。他还带我们到天桥去，叫我们去看看和未名湖畔所见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这一下子改变了我们对人文科学的整个的看法。现在用小平同志的话讲，叫联系实际。你不能关了门，坐在屋里讲，不行。要直接去看，直接去听，同人们接触，同人们谈话。所以 Park 带我们到监狱里，到八大胡同去见见世面，让我们不要仅仅局限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。他对社会学又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要我们直接去看社会，也就是要学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方法，就是深入群众的生活，去了解社会活动的真情，然后去分析它的道理，多问几个为什么，要我们多动脑筋。这同自然科学一样，你要掌握很多数据，然后看出里边的规律来。

从 Park 得到这一点启发之后，我说我也要念点人类学。当时清华大学有社会学及人类学系，有个教人类学的俄国籍教授 Shirokogorov，中国名字叫史禄国。1910 年他从法国的大学里毕业，进入莫斯科的科学院，主要在西伯利亚从事通古斯人的研究。通古斯人居住在西伯利亚，那地方本来是我们中国的，后来给俄国吞并了。1917 年，十月革命后，史禄国在海参崴的远东大学教书，后来又来到中国教书。他在学术上有着很好的训练，同时又有扎实的调查资料，写了好几本关于通古斯人的书。我找到他门上去，安心地跟着他在清华念了两年体质人类学。我从清华毕业以后，于 1936 年到英国去学文化人类学。我的英国老师是 Malinowski，他和史禄国一样也主张实地调查。他说我们要进入不同民族的人的生活里边去，同他们一同生活，同吃，同住，同劳动，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生活。在当时他是开了一个新的为学方向，新的风气。在这一个风气里建立了现代人类学，它的方法就是“field

work”，我们叫做“田野工作”。

我在英国一直呆到 1938 年，根据我在江苏本乡农村里的实地调查写出了论文才回国。当时正值抗战，我经越南回到昆明。我就在云南大学、西南联大两个学校教书。我们还在呈贡的魁星阁搞了一个调查研究所，主要的工作是下乡调查。沿昆明湖跑一圈后写了一本书，叫《云南三村》。那是张之毅同志和我一起跑一起写的。《云南三村》是讲内地农村的发展。从一个主要是农业的村子，叫禄村；到一个有简单的手工业如造纸、竹子编织等的村子，叫易村；一直到市镇附近的玉村。从一个完全是农业的，到有手工业的，一直到有商业的三种不同的村子，去看它们不同的地方。《云南三村》后来翻成英文，叫 *Earthbound China*。这是我们第一段的工作，一个开头。那时还不是有意识地跟着社会发展在走，但是我们在理论上是把从农业到手工业到商业，作为一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来进行比较研究。我们希望从实地调查中吸收养料来丰富我们的社会学。

解放之后我搞了一段民族工作，因为李维汉同志觉得我是研究人类学的，做少数民族研究工作正好对口，就把我从清华调出去，参加少数民族访问团。这一段的经历，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《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》中已经做了回顾。后来，1952 年搞院系调整，把社会学取消了。到 1957 年我被打成右派，编入另册，仅仅保留了教授的职衔。从 1957 年开始到 1980 年，这一段 20 多年的时间，我是在另一个社会里边生活，同普通人的社会几乎隔绝。直到 1980 年，才得到改正，开始我的第二学术生命。当时我下了个决心，说我大概还有 10 年时间，预备再干 10 年。我打了个比方，说我身边只有 10 块钱了，这 10 块钱不能拿来零星地买花生米吃，而是要买一件我所喜欢的东西。买什么东西，当时也没有说出来。等到 1990 年我 80 岁的时候，朋友们来庆祝我的生日，让我总结一下自己一生的想法，我说了四个字：志在富民。回想一下，我在我的第一本书《江村经济》里边就已经说过，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饥饿的问题。因此我的一生，如果将来还有 10 年，

那么这10年就要用来想尽办法把这个“饥饿”取消掉，可以说就是“志在富民”。

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，我第一个课题就是开展关于“小城镇”的研究。80年代，我在江苏的农村调查里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当时的计划经济和公社制度之下，小城镇普遍衰败，人口大大减少。差不多同样时候，胡耀邦同志在云南考察，发现云南小城镇衰败的情形比江苏还严重，作为农村的中心，市镇几乎消失了。原因就在于农产品自由交换的功能已经被国营渠道垄断，造成了计划经济之下流通渠道的不畅通，事实上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。

于是我决心研究小城镇。当时尽管小城镇很萧条，但它本身有个力量在恢复，是它自己的力量，不是我们的外力作用。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，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，来说明我是怎么抓住这个问题的。我到吴江的一个叫盛泽镇的丝绸中心去调查，同当地的领导一起谈话、聊天。我问他们这个镇上人口的情况。他们告诉我现在大概万把人。我说解放之前我来过啊，也说是万把人，怎么别的地方人口都涨了，而你们这个地方还是万把人？这个地方为什么人口没有涨？他说原因很多，一时也说不清。这个问题就一直留在我脑子里。紧接着就到过年了，我到了苏州，住在一个宾馆里。服务员说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啊，好像很不高兴的意思。我说怎么了？她说你来了，我们不能回家了。她是盛泽人。她说他们过年都要回去，可是今年没法回去了。这几天车挤得不得了，车票都买不到。我问为什么那么挤啊。她说都要回去过年啊。我又问这么多人从哪里来的？她说在上海、无锡的人都要回家过节呀，所以不容易买票。这个巧了，我正在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解放前十几年，这个小镇超过万把人，到现在1982年了还是1万多人，我要知道增加了的这些人到哪儿去了。现在我找到了，他们都出去了，有去上海的，去无锡的，去其他地方的，小镇里留不住人啊。但是过年过节他们还是再回老家的。这就是我跟着农村本身的发展去调查，从人口的变动里边看出一个小城镇的兴衰。兴衰的原因看来也

很清楚，是因为我们流通渠道塞住了。本来小城镇是流通渠道的一个基地，一旦塞住，人们就跑出去了。可是中国人有个传统，家在那里，他过年还得回去。这是传统的力量，到现在我们还靠这个东西。许多侨资不断地流向国内，靠的是出去的华侨，他们要回家乡啊。

我就是在和一个服务员的谈话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，开了一个门。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研究一个镇呢。我决定从它的兴衰开始。开始先搞一个提纲，花了一年的时间，研究吴江县的七个大镇和许多小镇。我团团跑了一圈，一个镇一个镇去看，看它们的变化，最后总结出一篇文章，叫《小城镇 大问题》。这篇文章，胡耀邦同志看了很高兴，让大家都看一看，所以出了名。

讲这个例子我要说明什么呢？我是要用它来说明是社会发展带动了我的社会学的研究。假如没有这个实际的发展，我就进不去这个门，也不会去研究这个问题。事实上小城镇逐渐发展起来以后，又出现了很多问题，特别是关系到人口的布局。我们农村里几亿剩余劳动力要出来，吸收在哪里呢？当然最主要的是要限制人口，要计划生育，就是要少生点。可人还是要生出来，人口还在涨。大城市吸收一个人至少要几万块钱。比如北京或者上海接收一个人，要给他住，要给他行动，工作场所，建筑和道路等等，都要花钱的。没有巨大的投资是不可能产生大城市。所以接收不了农村里全部的多余人口。这批人到哪儿去，放在哪儿呢？我就想，不是可以放在小城镇里边，让它成为一个人口的“蓄水池”吗？这就是小城镇现在起的作用。现在看来，过年过节，坐车很挤，可是没有发生太大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从农村里流出来的人口没有全部到大城市里边来。什么地方截住了呢，小城镇截住了。我在《江村经济》里计算过，按当时的技术只需要1/3的劳动力就可以耕好田，多下来2/3的人口是吸收在副业里边。可是吸收在副业里还不够，他们就开始搞工业。开始工业是在村子里搞，逐步就转移到小城镇里来。因此小城镇的发展是解决中国很多发展中问题的一条路子，也是富民的一条路子。

我今天讲的这番话，说明我的这些想法并不是从书本里边看出来的，而是在实际生活里看到了小城镇的作用。我再讲一件早年发生的小事。我当时是很喜欢抽烟的，第一次去江村调查的时候到小店里去买烟，店主问我买几支烟？我说买一条烟行不行，他不卖，一盒都不卖，要买几支可以。我觉着有意思了，这么一个有几百户人口的村子，为什么烟要一支一支零卖呢？碰到了这么一个问题，我没有放松，我问他，你们自己要抽烟怎么办？他说客人来了，我们一支一支买。要多的，就叫航船去镇上代买。这是解放之前的事情，那时我们水乡一带，为什么市镇很发达，成为周围许多村子的流通中心，是因为它有一套流通的渠道，一个航船系统。江苏水乡交通工具主要是靠船，航船是专门来往于村庄和市镇之间的公共交通工具。航船的功能主要有两个：一个是为村民们到镇上代买日用品，另一个是在农副产品购销上充当村民和商家的中间人。从这样一个制度中，我看到了市镇在农村的流通渠道里边的作用。解放之后航船被取消了，靠单一的供销社供应，流通渠道不畅通，再加上种种限制，于是小城镇萧条了。

所以我认为，要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农村经济，必须抓住农村的流通渠道，这就是要发展小城镇。现在大家逐步明白了，大概这条路子是对的，中国发展的道路必须从乡镇企业到小城镇。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从外国照样搬来的东西，而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发展的现象。我们从事实里把它提炼出来，再从理论上加以分析，分析出道理之后，再回到实际社会中去，推动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发展。所以我们社会科学家，应当做群众和政策之间的一个纽带，从实际情形里边去发现问题，再反映到党的路线和政策上去。

我讲的这些话是想说明我们社会工作者要一路看生活，看具体的真正碰到的人，从里边找出一个真正的道理。这就是社会学。社会学离开了实际接触人，不可能有什么新东西出来。生活里边有道理啊。当前我们正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发展的时期，我们要好好理解它。这16年来，我就是跟着这个发展，从村，到镇，到城，最后到区域经济，

一路看它们是怎样发展的。最近乡镇企业都在那儿找外资，搞合资企业。合资确是解决了乡镇企业的资金问题，使它能维持、发展下来。但是这么一来究竟有什么意义？要研究，要想一想。

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叫《有名无实的国家》，是讲跨国公司的网络。这个经济网络已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力量，超过了国家拥有的企业。现在全世界跨国的金融资本实力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。因此，我说它不是“有名无实”，而是“有实无名”，实际已经出来一个超过国家的经济实体，一个经济实力很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的联合体。它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北大还没有人去研究。这篇文章又提到了一点，说这个跨国经济网络现在正在同以民族为基础组成的国家发生冲突，和国家的主权概念相冲突。这是一个新问题，一个大问题。这个跨国家的实体正在形成和变化之中，这就需要我们社会学家去研究。这是我对年轻学者的期望，也是为了要说明今天我讲的主题，就是社会总在发展变化，而我们学者的任务就是要紧跟着现实的变化走，去抓住它。

1996年12月6日

目录

社会发展与社会学(代序) / 1

社会研究的意义 / 1

社会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/ 3

社会研究能有什么用 / 5

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 / 7

中国社会学的长成 / 19

真知识和假知识——一个社会科学工作人员的自白 / 28

为社会学说几句话 / 34

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 / 39

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/ 47

建立面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——从三访“江村”说起 / 58

开展社会学研究 / 68

要从根本上懂得社会 / 76

迈开社会学研究的新的第一步 / 83

谈社会学的建设问题 / 88

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 / 95

人的研究在中国——缺席的对话 / 103

泰安讲话 / 112

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讲话 / 121

社会科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贡献 / 125

我对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过程 / 132

社会研究的方法 / 149

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/ 151

- 社会研究的程序 / 156
- 杨宝龄的《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根宗派之客民》 / 163
- 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 / 169
- 介绍萨斯著《初民艺术和手工》 / 173
- 社会研究的关键 / 175
- 伦市寄言 / 177
- 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变迁 / 197
- 书评 / 207
- 显微镜下切片素描 / 216
- 亦谈社会调查 / 219
- 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的—个趋势 / 226
- 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 / 234
- 怎样开展民族研究工作 / 236
- 农村调查的体会 / 246
- 怎样去了解中国社会 / 260
- 谈民族调查工作的微型研究 / 268
- 谈谈我是怎样搞调查的 / 270
- 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 / 278
- 再谈怎样进行社会学调查 / 292
- 怎样找问题 / 301
- 社会调查概述 / 313
- 民族调查工作不能脱离实际 / 323
- 江村五十年 / 329
- 从“江村”到“温州模式” / 333
- 关于学习风气和田野工作 / 339
- 深入社会 深入生活 / 345
- 方法论与古代文明 / 351

目 录

社会研究的领域 / 355

-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/ 357
- 深入进行民族调查 / 371
- 民族调查 / 379
- 谈谈边区开发的科学研究 / 388
- 瑶山调查五十年 / 395
- 开发大西北 / 403
- 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思考 / 409
- 区域经济浅谈 / 418
- 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 / 424
- 农村调查 / 429
- 我国农村发展战略 / 440
- 谈小城镇研究 / 451
- 一生中的两篇文章 / 464
- 小城镇调查 / 471
- 小城镇研究的新发展 / 482
- 家庭调查 / 489
- 知识分子和智力资源调查 / 497
- 开展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/ 506
- 积极加强精神卫生工作 / 513

社会研究的书前书后 / 521

- 《中日战争目击记》译文前言 / 523
- 《野蛮人之性生活》书后 / 526
- 《花篮瑶社会组织》编后记 / 530
- 写在《汶上县的私塾组织》的前面 / 534
- 《昆厂劳工》书后 / 536
- 《非洲的种族》译后记 / 565